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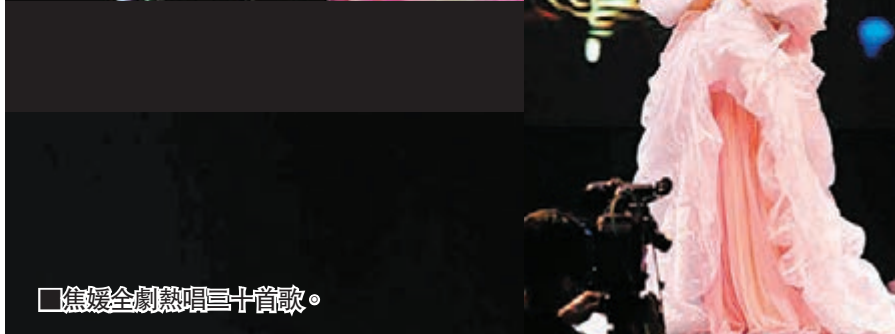
舞台上呈現柔情「鄧麗君」 焦媛：以人為本 由心出發



■焦媛獻唱《小城故事》。 張岳悅攝



■焦媛在戲中載歌載舞。



■焦媛全劇獻唱三十首歌。



■焦媛寧捨愛情，堅持唱歌。

「只要有華人的地方，就有鄧麗君的歌聲」，二十世紀最享盛名的亞洲歌壇巨星之一——鄧麗君，於一九九五年悄然離開人世，晃眼間便踏入第二十個年頭，但鄧麗君永恒的歌聲仍在我們耳邊縈繞，無法忘懷。適逢鄧麗君六十二歲冥壽，作為今年的首個紀念活動，焦媛主演的舞台劇《鄧麗君 Teresa》已於一月三十日舉行首演，除展示一代天后的感情生活外，更會解構她為何「終其一生都未能實現在中國開演唱會」的願望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：焦媛實驗劇團提供

常被冠以「前衛創新」之名的焦媛，在正在公演的舞台劇《鄧麗君 Teresa》中，充分展示出了溫柔、細膩的一面，為此她最近特別注意保護聲音，講話慢聲細語，也常常練習普通話。她在「永遠懷念鄧麗君」紀念會中演唱了一曲難度頗高的《小城故事》，歌聲輕柔婉轉，台風、形神頗有幾分鄧麗君的影子。她表示自己全家人都是鄧麗君的歌迷，從小耳濡目染就開始聽和練習鄧麗君的歌，但鄧麗君的神韻是難以模仿，並無可取代的，「之前幾次扮演鄧麗君都有很大的壓力，還好之後觀眾的反應都不錯，給了我很大的鼓勵，希望這次可以在較為輕鬆的狀態下，投入更多真情去演繹。」

以真情打動觀眾

早前為《鄧麗君 Teresa》一劇，焦媛已翻閱了很多書和資料，上星期更親自去台灣金寶山鄧麗君墓園禱告，「我許了一個願望，希望在劇中可以表現出鄧麗君對國家、兄弟姊妹、家庭等的感情，將她的愛和精神宣揚開去，想去全球所有有華人的地方巡迴演出。」此次公演的版本與前作相比加入了更多的歌曲和舞蹈成分，於是焦媛不僅要在唱歌和戲劇處理技巧方面加強練習，更要體會琢磨如何與鄧麗君一樣「以人為本，由心出發」，以真情打動觀眾，為此她笑言自己「發夢都想表演的事」。

「之前的版本側重於戲劇方面，全劇只有八首歌，在馬來西亞演出過後，主辦方和觀眾都反映歌曲太少，所以今次的版本會在保留原有劇情下，適當加入更多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名曲，如她（鄧麗君）和大馬公子分手時唱的《為何你說》，歌詞就如同她的內心獨白。全劇歌曲總共有三十首之多，日文、閩南話、普通話及廣東話歌曲都有涉及。這次在新光的演出是最特別、最精彩、最令人感動的版本。」

過往關於鄧麗君的藝術作品多着重描寫她的感情生活，此劇卻有與眾不同的特別之處，製作總監高志森介紹說：「劇中會解構她為何生前在內地很紅，也曾為在內地開巡迴演唱會策劃許久，距離在天安門開二十萬人演唱會僅一步之遙，但卻終其一生也未能實現這個願望，也未曾回過老家。」

風格不斷變 永不滿足

一個人物傳記的演繹，最重要的是演活那

個人物。焦媛直言：「在過往的很多角色裡，我都能找到和自己的相似之處，若演員沒有和角色相同的感受，就不能把那個角色演好。此次扮演鄧麗君，她對國家、對人和對事業的感情，讓我產生深深的共鳴，有種和她合二為一的感覺。」

劇中焦媛印象最深的是鄧麗君與大馬公子的感情，兩人並非不相愛，而是她的背景和事業不被對方長輩所接納，允許兩人結婚的條件便是要求她放棄歌唱事業。「那時我就想，如果有人對我說：『焦媛你以後不能再演戲了，也不能在舞台上做任何崗位的工作』，我覺得那就是要了我的命。所以當鄧麗君狠狠地放棄那段感情並說：『音樂是我的命，是我的魂，是我的事業，是我的價值，是我活着的理由』時，我非常感動，因為那也是道出了我的心聲。她退休後在巴黎也有一段歌詞是說，自己為了唱歌可以犧牲童年、學業、愛情和家庭。她對唱歌的執著和我對舞台的感情是一樣的，舞台已經不是我的工作和事業，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可以犧牲其他的事情，但絕不會放棄舞台藝術。」

在焦媛所鍾愛的藝術方面，她永不會滿足，也不會局限於同一種風格一成不變，她說：「我是一個喜歡變化的自己，每個人生階段都應該有不一樣的自己，藝術的表達方式也會不同，未來的焦媛會怎樣我也不知道。我會在演繹角色的過程中不斷學習、進步和成長，是不同的劇本和人物帶着我走不同的生命。」已做過導演和藝術總監的她，未來若有機會也會想嘗試編劇工作，「編劇要為所有演員考慮，而不是只為自己隨心地寫一些東西，我現時會和編劇分享我的故事和想法，通過他們的筆表達我的構思。」

藝術的範疇很廣，不止有舞台劇，還有電影、唱歌、舞蹈等多個方面。對已經在舞台生活了十五年的焦媛來說，二〇一五年會期望有新的突破。「我從小就喜歡看電影，夢想有一日可以做導演或者監製，做一部屬於自己的電影，未來想學習更多電影方面的東西。」

焦媛實驗劇團要走出香港

焦媛的實驗劇團，一直都被形容為一個女性主導的劇團，在焦媛眼裡，女性主題是不會放棄的，「可能因為我自己是女性，所以覺得無論是每天所接觸的人和事，還是不



■高志森和焦媛望劇團走出香港。 張岳悅 攝

斷有新的感悟和想法，都有很多故事可以演繹。」關於劇團未來的發展方向，焦媛和高志森的想法是一致的，皆認為應該走出香港，「我們已經在香港建立了很多很好的劇本和演出經驗，現在也是時候去到更多的地方和觀眾們分享，各地的巡迴演出是劇團未來的計劃，會去英國、荷蘭、澳洲、北美洲等地，還有郵輪正在和我們協商。」

焦媛的幾部舞台劇都曾在內地公演，她對內地觀眾的印象是：「我認為他們很好，對於舞台劇各種題材的接受度都很高，比較像外國的觀眾，謝幕時會起身鼓掌，表達內心對戲劇內容的熱愛，也很尊重舞台劇的演員。香港的觀眾卻很『假』，表面上表現得很開放，內心卻很保守，而且他們比較冷淡，不會給你很大的反應，他們認為花錢買了票，演員就是要理所當然地娛樂他們。」

這十年來，香港的舞台劇也在慢慢普及，但和內地還有一段差距。「內地觀賞舞台劇的歷史更悠久，觀眾也更多，而在香港大家是看到了宣傳廣告，看到有喜歡的明星或感興趣的題材才會買票入場。」在這種大環境下，為了劇團的發展，焦媛坦言自己也在不斷學習如何做宣傳，「有些劇的故事和演員都很好，但有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的上演，還是希望政府可以做一些事，例如促進舞台劇走進學校、開辦戲劇班等，現時劇團也會以很低的價格吸引學生來看首演當下午的綵排，希望可以從小培養學生對舞台劇的興趣。」

航行於漆黑大海的 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

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「新文本戲劇節」踏入第三年的作品。過去幾年的「新文本運動」展演，不論是熱身系列「文本的魅力」（二〇一〇年）或「新文本戲劇節」（自二〇一二年始）本身，大多引介或改編歐陸劇場一些已然相當成熟的劇作，如《母雞身上的刀子》、《遠方》、《神級DJ》、《驚爆》、《金龍》等等。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創作班底已相當魔幻，由香港劇評人鄧正健編劇、馬來西亞籍劇場導演高俊耀執導，為「新文本運動」中第五個香港本土創作，亦是壓卷之作。顧名思義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的確欲指涉香港乃至中國的魔幻現實。

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通過斷簡殘篇式片段，嘗試極富抽象意味地直指香港、傳統中國的「革命運動」。「荊軻刺秦」的故事便赫然粉墨登場，比照當下現實。「荊軻」作為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中一名傳奇刺客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在其「俠以武犯禁」的核心精神上大做文章，強調亂世中殺出血路，可能往往需要「俠以武犯禁」的膽識和勇氣。全因為刺客們通常也具備遊俠的特質——「今遊俠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困」。

因此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的想像其實相當具體，在無解的時代，

要扭轉時勢和自身的命運，可能需要更破格的人物和舉措、乃至衝擊來打開局面。然而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的荊軻形象卻因為碎片化的敘事而顯得滑稽，並疏離地穿梭於香港種種社會運動中。儼如平行時空，劇中三男二女演者不時急促變動而構成不同組合，時而是粉筆少女，時而是社運青年，時而是釘子戶，時而是悼念群體，並呢喃着各式新詩式、疑似「離地」的言語，如詩、小說、歷史、劇本是如何如何的。故事內容、劇本創作取向明顯傾向詩化、概念化，只想呈現最簡省的片言隻語，來照見整個令人無力沮喪的現實。

想當然是的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開宗明義講「魔幻」，自是取材自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寫作。當中的小說情節、角色和敘事者通常都不是真實的，並把現實描述為一種全然流動的狀況，角色也會將這種流動的現實視為理所當然。更重要的是，觀乎拉丁美洲的一系列魔幻現實主義作品，通常是由壓迫、獨裁或集權的社會荒誕所觸發，甚至可說是對於高度危險的政治現實的一種調適，作者從創作中超越這些政治現實和社會限制。可惜的是，牛棚劇場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太沉溺於言語上的「觀照當下」，使得全劇相對流於空洞，縱有稍稍具體的片言隻語，但魔幻部分嚴重不足，荊軻似插科打諢多於「以武犯禁」。

誠然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的劇本或許略帶乾澀、悶塞，馬來西亞籍劇場導演高俊耀的導演手腕卻力挽狂瀾。首先，在假天花上的一個圓形洞，配上一個圓形的旋轉窗，像船艙中張看的唯一途徑。不但曲折地把劇場所呈現的香港比喻作將沉沒的一條船，同時圓窗又是局中人的一切希望所在，有它就有光。當它轉動時，透光狀態把昏暗如黑盒的劇場，映照得像在航行於漆黑大海。同時，圓窗外不斷灑下白色粉末，有時灑地上，有時灑在旋轉窗下演員身上，造就了一種「灰頭土臉」的活潑形象。潛台詞就是「犯禁」的結果。那麼，我們不禁內心自問，如果張口就是灰土，你還會選擇發聲嗎？單是導演的編排和構圖，已見匠心。

另一方面，《（而你們所知道的）中國式魔幻》全劇演員服飾屬暗黑系列。在牛棚劇場中加建的黑牆和假天花中，空間被壓縮了，人的活動空間少了，演員之間的肢體碰撞也增多了，輕輕巧巧幾個空間處理便把現實困境呈現。最後，全劇以少女在滿地灰土（按：即原來的白色粉末）拭抹作結，少女可能會在地上再畫粉筆畫，也可能從此隱退。當燈光逐漸暗下去時，少女還在不斷竭力拭抹，情景動人。為香港、中國內地，以至世界上任何一個需要負隅頑抗的現實角落，留下餘音裊裊。

■文：梁偉詩

音樂劇《貓》將於澳門威尼斯人上演。



百老匯音樂劇《貓》3月澳門演出

音樂劇史上最偉大的巔峰之作即將限時上演！足本百老匯音樂劇《貓》將於三月六日至十五日晚上八時，及星期六、日下午二時在澳門威尼斯人劇場演出。

《貓》是一部匠心巨著。傳奇音樂大師安德魯·洛伊·韋伯(Andrew Lloyd Webber)為《貓》編寫了永恒不朽的經典名曲《回憶》以及多首攝人樂章；劇中莊麗的佈景、振奮人心的舞蹈、別出心裁的戲服等，無一細節不構成這部不容錯過的華麗歌舞盛宴。自首演以來，《貓》的足跡遍佈全球二十六個國家、超過三百個城市，至今已翻譯成十四種語言。《貓》的幕後陣容鼎盛，演員、製作及創意團隊加上現場演奏家總共超過六十人。時至今日，全球超過七千萬觀眾已欣賞過《貓》。

經典電影改編 舞台劇《小城之春》4月在港首演

中通社電 由同名經典電影改編而成的舞台劇《小城之春》，將於四月在香港做世界首演。此劇由中國著名戲劇導演李六乙，聯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與中國國家話劇院的國家級演員製作，電影放映及座談會等相關活動將於三月舉行。

《小城之春》原為李天濟的一部短篇劇作，故事講述少婦周玉紋、丈夫戴禮言、戴禮言的妹妹戴秀及舊同學章志忱，四人糾纏複雜的關係，展現了人物情感世界與現實關係的矛盾。此劇由導演費穆於一九四八年改編拍成電影，二〇〇五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評為「中國電影一百周年最佳華語電影一百部」的第一名。李六乙此次獲得著名聲樂家費明儀擔任藝術顧問，並提供其父親費穆的珍貴電影劇本手稿及相關資料，最終成就了這齣舞台劇。

編者按：自本周起，《藝粹》版調到周六刊登，《名人薈》版逢周五見報，敬請讀者注意。